

(美)爱伦·坡◆著
夏红星◆译

亚瑟·戈登·皮姆
的故事

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

新华出版社

(美) 爱伦·坡 ◆ 著
夏红星 ◆ 译

亚瑟·戈登·皮姆
的故事

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 (美) 爱伦·坡著; 夏红星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6

书名原文: 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

ISBN 978-7-5166-1783-0

I. ①亚… II. ①爱…②夏…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3536 号

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

作 者: (美) 爱伦·坡

翻 译: 夏红星

出 版 人: 张百新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编辑: 曾 曦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783-0

定 价: 2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前言

数月前，当结束在南太平洋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一系列冒险（具体情况本书后面文中将为大家一一道来）回到美国本土之后，无意间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结识了几位先生。他们对于我探访过的那些地方兴趣十足，不断催促我将种种经历公之于世。然而，我有理由拒绝那么做。其中一些理由是个人的，与他人无关，只关乎我自己；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理由。让我心生踌躇的一个原因是，在旅途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我并未记录日记，故此担心单凭记忆无法一一还原当时的种种真实场景。但是在详细叙述之时，肯定不会缺乏自然而然、无可避免的夸张色彩，相信这也是读者们喜闻乐见的，并且这些夸张手法有助于激发我们丰富的想象力。让我颇感犹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所要叙述的事件本身就极为不可思

议，我的一些断言很可能无法提供可信的依据（有一个人可以作证，他是一名印度混血儿），我只能寄希望于我自己的家人相信我，此外还有我相交一生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我，知道我诚实的本性。绝大多数读者肯定会认为我所讲的仅仅是精心虚构的虚假故事。而对于自己写作水平的不自信也是我迟迟不能下笔的原因之一。

对我的故事表示出极大兴趣的那些弗吉尼亚州的绅士中有一位名叫坡的先生，他最感兴趣的部分是与南冰洋相关的内容。坡先生是《南方文学信使》杂志的一名编辑。《南方文学信使》是一份创刊于里士满的月刊，出版人为托马斯·怀特。坡先生和其他支持者一样，强烈建议我立刻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详尽细致地一一道来，他坚信公众的精明和常识，并坚持说不管叙述多么粗糙，我的书都应该被出版，或许它的质朴粗粝更能说服读者们相信我所讲的是事实。对于这一点我觉得似乎有些道理。

尽管专心聆听了坡先生的劝说，我仍旧没有下定决心如他所建议的那样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后来，他又提议（发现我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动笔），在我口述细节的基础上，允许由他来执笔将冒险经历的前面部分写出来，然后在《南方文学信使》杂志的小说版予以发表。我同意了这一提议，只是要求他不得透露我的真实姓名。不久之后，这本记载着大量事实的书被当作小说发表，其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刊登在《南方文学信使》1837年的一月和二月刊上。为了让大家相信这只是一本小说而已，坡先生的名字出现在了该部小说的目录中。

这一策略的成功诱使我开始亲自动手进行常规性编汇以及出版工作，将那些颇具争议的过往冒险经历一一推到公众眼前。我发现，尽管经过精巧设计，杂志上刊载的这些故事看似虚构的无

稽之谈（其实它们完全是事实，没有任何更改或扭曲），但是并非所有的读者都将它当成是小说。坡先生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信中纷纷表示他们相信这些故事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之所以会这样，我认为是因为我的口述本身就具有一种真实的特质，可以说服读者去相信故事的真实性，而我也因此打消了故事不为大众所接受的疑虑。

现在真相大白，我承认了自己才是这本书的真正作者，很快便可以知道这一披露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了。读者们也将明白，由坡先生执笔的前几个章节所叙述的均为事实，不存在任何虚构。即便是那些没有阅读过《南方文学信使》的读者，也无需知道坡先生的著述止于哪个章节，而我的著述又始于哪一章节，因为你很快便能发现我们两人写作风格的不同之处。

亚瑟·戈登·皮姆

纽约，1838 年 7 月

第一章

我叫亚瑟·戈登·皮姆，父亲是南塔克特一位受人尊敬的海产商人，南塔克特是我的出生地。我的外祖父是一位相当成功的代理人，他干什么事情都有好运相伴，曾经在埃德加顿新银行的股票投机上成功地大赚了一笔。靠着买卖股票以及其他一些途径，他攒下了很大一笔钱。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喜欢的人就是我，我也期待在他死后能够继承他的大部分遗产。我六岁的时候，外祖父便将我送到里克茨老先生的学校去，这位老先生只有一条胳膊，脾气还特别古怪——凡是来过新贝德福德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我在这所学校里一直待到十六岁，然后去了位于山上的E·罗纳德先生的学院。在那里，我认识了巴纳德船长的儿子。巴纳德船长一般受雇于劳埃德和布兰登堡公司，负责开船出海，他在新贝德福德

也相当有名望，我肯定他在新埃德加顿一定也交友甚广。他的儿子名叫奥古斯特，比我大两岁左右。他曾经随父亲乘坐约翰·唐纳逊号船去捕鲸，他还经常对我说起自己在南太平洋的种种历险经历。我经常和他一起回家，整天和他待在一起，有时候还整夜待在一起。我们躺在一张床上，他总给我讲提尼安岛上土著人的故事，以及他在旅行中的各地见闻，让我整夜都无法入睡，直到天蒙蒙亮。最后，我觉得实在无法克制自己对他所讲故事的浓厚兴趣，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我产生了想要出海的强烈愿望。我拥有一条名叫“阿里尔”的帆船，它大约价值 75 美元。帆船上有个半舱，或者说有一间小船室。这是一艘单桅帆船——我记不清它的承重量是多少，不过装十个人还绰绰有余。我们经常划着这条船去干一些甚为疯狂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居然还能活着，这可真是奇迹。

我将讲述其中的一个冒险故事，以此作为后面更长、更重大的冒险故事的引子。一天晚上，巴纳德船长家里举行了聚会，将近结束时，奥古斯特和我都感觉醉醺醺的。像往常遇到这种情况时一样，我就睡在他床上，不回家去了。我起初以为他很安静地就睡着了（聚会大约一点才结束），因为他没有照例讲述自己喜欢的话题。我们躺到床上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就在我正要进入梦乡之际，他突然坐了起来，以一个可怕的誓言赌咒发誓说，西南方向正送来美妙的和风，即便是基督世界里的亚瑟·皮姆在，他也不愿意继续睡觉了。我生平从未这么吃惊过，也没有办法理解他意欲何为，我以为他刚才喝下去的那些酒让他完全失去了理智。但是，他又十分清醒地接着说下去，说他知道我以为他喝醉了，其实这会儿他再清醒不过。他还说，他不过是觉得如此美妙的夜晚，在床上像条狗似的躺着很让人心烦，他决定起床穿好衣

服，驾船出海去找点乐子。我说不出自己到底中了什么邪，只知道他的话一出口，我就感到浑身涌过一阵兴奋和快乐的战栗，觉得他那疯狂的想法是世界上最令人愉快、最合情合理的主意。当时正刮着大风，天气很冷——已经是十月末，可我还是晕乎乎地跳下床，对他说，我和他一样勇敢，也同样厌烦了像条狗似地躺在船上，同样愿意像南塔克特的奥古斯特·巴纳德那样出门，去找点乐子。

我们迅速穿好衣服，来到船边。船停在潘基公司木料场旁一处破败陈旧的码头边，由于不停地撞击着原木，船帮已经出现了破损迹象。舱里装着半舱水，奥古斯特跳进船去将水舀干。之后，我们满满地扯起前帆和主帆，义无反顾地向大海驶去。

正如我刚才说过的那样，风从西南方向吹来，夜色清透寒冷。奥古斯特掌舵，我则站在桅杆边。船以极快的速度前行——自码头边解缆起航时起，我和奥古斯特便一句话都没说过。现在，我问自己的同伴他打算走哪条道，还问他准备何时返航。他吹了几分钟的口哨，然后生硬地说道：“我要出海——你如果想回去就回去吧。”我看了看他，立刻发现他的“若无其事”是假装出来的，事实上他非常激动。借着月光，我可以很清晰地看见——他的脸色比大理石更苍白，手也颤抖得厉害，几乎快要抓不住舵柄。我意识到有些不对劲，立刻警觉起来。当时，我还不懂得如何驾驶船只，只能完全依靠朋友的航海技术。就在我们飞快地驶离陆地后，海风突然也刮得更猛烈了——不过我还是不好意思流露出害怕情绪，便在长达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坚持一言不发。然而半个小时之后，我再也无法忍受了，便对奥古斯特说我们应该返航。像之前那样，他过了差不多一分钟才回答我，或者说才注意到我的建议。“马上就回去，”他终于开口说话——“时间够

了——这就回家。”我所期待的正是这一回答，但是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里，存在着一些让我觉得有无法言喻的恐惧感的东西。我再次仔细地看了看说话的人。他的嘴唇呈青灰色，膝盖猛烈地抖动着，看上去连站都站不稳了。“上帝啊，奥古斯特，”这时我真的害怕了，大声叫了起来，“你不舒服吗？——出什么问题了呢？——你要干什么啊？”“怎么回事！”他结结巴巴地说，很显然大吃了一惊，边说话边松开了他抓着舵柄的手，然后便倒在舱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问？哪有什么——事情——回家——你——你——你不懂吗？”突然间我明白了事实的真相。我赶紧冲过去将他扶起来。他喝醉了——醉得一塌糊涂——他站不稳，无法言语，也看不见东西。他的双眼如同玻璃球那样呆滞无神。在极度的绝望感中我一松手，他便像一根木头一样倒在我刚才扶他起来的积着水的舱底。很明显的是，晚上的聚会上，他喝下的酒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他在床上的行为举止是高度酒精中毒的症状——那种症状类似于疯癫，经常会使受害人模仿神志完全清醒的人的举动。然而，夜间的寒风产生了惯常的效果——它开始影响人的心智能量——而他当时的意识毫无疑问是非常混乱的，认识不到自己所处的境况有多危险，这进一步促成了如今的灾难。现在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并且不能指望几小时之内这种情况会有什么改变。

很难想象我此时极度恐惧的心理。不久之前酒精作用下积聚的勇气已经消失殆尽，我现在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胆怯和犹豫不决。我知道自己根本就不会驾驶船只，而强劲的海风和强大的落潮正在将我们快速推向毁灭。很明显的，在我们身后正聚集着一场风暴，而我们则既没有罗盘也没有补给。并且，如果我们按照目前的航向继续行驶，毫无疑问，在天亮之前就看不见陆地了。

这些想法和其他一些同样可怖的念头，以令人措手不及的速度涌上心头，一时间我全身麻木，无法做出任何举动。而船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水中向前行驶——风将帆吹得满满的——无论是前帆还是主帆都无法收起——船头被汹涌的海浪泡沫所覆盖。船没有突然横转简直是个奇迹——之前我已经提到过，奥古斯特早就松开了舵柄，而我在焦虑不安的状态下也没想到去将它抓起来。然而幸运的是，船依然保持平稳，我的神志也渐渐变得清明一些。风力还在不断增强，可怕极了；每当船头向下俯冲、然后高高抬起，后面的海水就会冲上船尾，将我们浇得浑身透湿。我的四肢都处于麻木状态，几乎完全失去知觉。最后，我于绝望之中鼓起全部勇气冲向主帆，然后迅速将其松开。正如预计的那样，它飞掠过船舷，被海水淋得湿透，连同桅杆一起擦过甲板掉进了海里。这一意外事件使我逃过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这时，唯一剩下的前帆已经被风吹得满满鼓起，带着船只继续前行。有时会有大浪漫过船板，但是已经没有立刻丧命的恐惧，我稍稍放心了点。我抓起舵柄，一想到我们还有最后逃生的可能，呼吸也变得顺畅了些。奥古斯特依然无知无觉地躺在舱底，由于他随时存在着被淹死的危险（他倒下的地方，水位将近有一英尺深），我奋力将他扶起来，用一根绳子的一头拴住他的腰部、另一头绑在船舱甲板螺栓上的方式来使他保持着坐姿。虽然我自己觉得寒冷难耐、焦虑不安，但还是尽量把一切安排稳妥，然后就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下定决心用上我的所有勇气和毅力去承受可能发生的一切状况。

我刚好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却突然传来一阵长长的尖叫声或大喊声，那声音像是从成百上千个魔鬼的喉咙中发出来的一般，包围了整条船。我这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此时此刻所感受到的极度

恐惧，毛骨悚然——只觉得血管里的血液正在凝固——我的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我还没来得及抬眼看看让我心惊胆寒的声音到底从何而来，便一头跌倒在我那位倒在船舱里的同伴身旁，失去了知觉。

待到苏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条开往南塔克特的大捕鲸船（企鹅号）的船舱里。好几个人围绕在我的身边，奥古斯特脸色苍白得像个死人，正忙着揉搓我的双手。见我睁开了眼睛，他满怀着感恩和快乐地大叫出声，使得在场的粗壮汉子们也又哭又笑起来。很快，我们俩能活下来的谜底便被揭开了。我们的船是被这条捕鲸船撞翻的，当时它正迎风航行，张开所有的帆，全速向南塔克特驶去，结果其航道刚好与我们的小船的航向成直角。当时有几个人在前部瞭望，但他们都没有看见我们的船，等到发现时，碰撞已变得无可避免了——他们发现我们时所发出的高声警告，正是让我觉得极端惊恐的那阵声音。我得知，大船在转瞬之间便压上了我们的船，就像我们的小船碾过羽毛那般毫不费力，而大船的航行并未因此而受到丝毫阻挡。受害者的甲板上也没有传来任何惊呼——混杂着狂风巨浪的呼啸，只听见一声轻轻的摩擦声，那是小船被毁灭时擦到了大船的龙骨上所发出的——只有这一下声音而已。船长（新伦敦的 E·T·V·布洛克船长）对此并不在意，准备继续航行，他认为我们的船（必须记住它的桅杆已然折断）不过是被撞碎后漂浮在海上的几块废物。幸运的是，有两名参加瞭望的船员坚定地声称看见我们的船舵旁边有人站着，并说还有可能将他救起来。大家为此议论纷纷，布洛克非常生气，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才没空一直去观看那堆碎蛋壳，还说船不能因为大家的胡说八道而停止行驶，即使真有人被撞翻了，那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还不如让他被淹——最好淹

死，反正就是一些诸如此类的话语。亨德森大副与其他船员一样，对于这番冷酷无情的话感到非常气愤。大副见自己获得了其他船员的支持，便坦率地对船长说，他认为船长才是应该被送上绞刑架的那个人，还告诉船长说，哪怕自己一上岸就会被吊死也绝对不会执行他的命令。说完，亨德森大副将布洛克船长（此时他脸色惨白，没有出声）推到一边，大步走到船尾，操起舵柄，用坚定的声音发出命令：掉头航行！水手们迅速回到各自的岗位上，船也顺利地掉了头。完成所有这些过程花费了将近五分钟的时间，通常情况下要想救人已经不太可能了。但是，正如各位读者在前面已经读到的那样，奥古斯特和我两人最终都获救了，我们的获救似乎归因于两次最让人难以置信的好运气，聪明的人和虔诚的人则将这归功于上帝的保佑。

当捕鲸船还在掉头时，大副就放下了船上的小艇，与两个宣称刚才看见了我的掌舵水手一起跳了上去。他们刚离开大船（月色仍旧明亮皎洁），大船便开始缓慢而沉重地朝着迎风方向倾斜。与此同时，亨德森大副从座位上跳起来，对水手们高声呼喊着“倒舵”。他别的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焦急地重复喊着：倒舵！倒舵！水手们尽全力使船向后倒去，然而此时，尽管船上所有的人都在尽全力想要放下船帆，船头却已然掉转，船正以飞快的速度前行。尽管危险重重，但是大副一见到可以够着主锚链了，便立刻伸手将它紧紧抓住。船身又发生了一阵倾斜，右船舷几乎完全露出水面，此时此刻，大副的焦虑明显可见。他看见有一个人的身体以十分奇特的方式贴在平滑闪亮的船底（企鹅号的船底包着铜皮、使用铜线加以紧固），随着船的每一次起伏，不断重重地撞击着船底。大伙趁着大船一次次倾斜的机会进行了好几次努力，最后冒着小艇被海浪吞没的危险，终于将我从危险的境况中

解救了出来，抬上大船——那具身体真的就是我的。原来，船上的一根木栓条击破了铜裹的船帮，挡住了正在下跌的我，并将我以极不寻常的姿势紧紧固定在船底。木栓的尖头刺穿了我身上绿色厚呢夹克的衣领，刺进了我的后脖颈，从两块肌腱之间、右耳下方一点的地方穿了出来。人们立即将我抬上床——尽管当时我似乎已经完全没有了生命迹象。船上没有医生，但是船长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料——我想是当着船员的面，他想为之前自己那种恶劣的态度做点弥补吧。

与此同时，亨德森再一次离开了大船，尽管四周狂风大作。他没划多久，就遇见了我们那条小船的一些碎片。在那之后不久，同他一起前行的一名水手就说，他透过咆哮的暴风雨听见了有人在断断续续地喊救命。这使得那些勇敢的水手坚持继续搜索了半个小时，他们不顾布洛克船长反复打信号命令他们回船，也不顾在海上乘着那么单薄的小艇，每分钟都可能会遇上致命的危险。的确，无法想象，他们所乘坐的小艇怎么能够经得起一次大浪的打击。它是用于捕鲸的，而且我有理由相信，是用气箱装配的，就像威尔士海边的救生艇一样。

毫无结果地搜索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决定返回大船。他们刚刚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块黑乎乎的物件便从艇边急速漂过，从上面还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呼喊。他们赶紧去追那样东西，很快便追上了。原来是爱利尔号整个船舱的甲板。奥古斯特就在它的周围挣扎，显然是在做着最后的挣扎。等到人们将他拉住时，才发现他是被一根绳索拴在了这块漂浮的木板上。别忘了，这根绳索就是当时我绑在他腰上的那一根，绳子的另一头绑在一根木栓上，当时是为了让他保持坐着的姿势。现在看起来，我这么做竟然救了他的命。阿里尔并不太结实，下沉时自然就散成了碎片，

小舱的甲板便毫不意外地被汹涌而来的水流掀掉，整体脱离了船体，（毫无疑问，与其他碎片一起）漂到了水面——奥古斯特也同它一起浮了上来，因此逃过了可怕的死神。他被抬上企鹅号，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才能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才能明白我们的小船到底遇到了怎样的意外。最终，他完全清醒了，讲述了自己落水之后的种种感受。就在他刚开始恢复一点知觉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身处水面之下，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旋转着，脖子上还有一根紧紧缠绕了三四圈的绳子。随后，他突然感觉自己正在迅速上浮，脑袋猛地撞上了什么坚硬东西，又一次失去了知觉。再次苏醒之后，虽然感觉神志比先前更清醒了一些，但还是搞不清楚周围的状况。现在，他明白出事故了，自己落水了，尽管嘴巴仍然露在水面上，还能够呼吸。此时甲板很可能是顺着风向急速漂动，将仰面浮在水上的他向后拽扯着。当然，他只要保持着这种姿势，就根本不可能淹死。突然，一个大浪打来，将他横着冲上漂浮的甲板，他便拼命地保持着这种姿势，并断断续续地呼喊救命。就在他被亨德森大副发现的一刻，因为筋疲力尽，他便松手掉进了大海，听天由命了。在整个挣扎过程中，他根本就没有想起过阿里尔，也没思考过导致他这场灾难的原因所在。他全部的感知都被不明确的恐惧和绝望所占据。当他最终被人救起时，已经全然失去了知觉。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样，他被抬上企鹅号后，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完全明白自己所处的境况。至于我自己，是根据奥古斯特的建议，用在滚烫的油中浸泡过的绒布猛搓了全身，才从死亡的边缘被拉了回来（之前的三个半小时里，大家用尽了各种办法都徒劳无功）。位于颈部的伤口虽然难看，倒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不良后果，我很快便完全康复了。

在经历了南塔克特外海一场罕见的大风暴之后，企鹅号大约

在上午九点时分驶进了港口。奥古斯特和我设法赶上了巴纳德先生家的早餐——很幸运的是，由于前夜的聚会，早餐时间推迟了一点。在我看来，在座的人们自己都一个个倦容满面，因此根本没注意到我们俩疲惫不堪的样子——当然，如果仔细观察还是能够发现的。但是，孩子们最善于骗人了，我一点都不怀疑，在听完一些水手讲述他们在海上撞沉了一条小船、淹死了三四十个倒霉鬼之后，我们在南塔克特的朋友绝对不会想到那与阿里尔、与我的同伴以及我会有什么关系。此后，奥古斯特和我经常谈起那次经历——但是每一次都会后怕得浑身颤抖。在一次交谈中，奥古斯特坦率地对我承认说，当他在小船上发现自己醉得那样严重并感觉自己正因此而人事不知时，他体验到了有生以来最痛苦的惊恐感，并觉得终生都因此留下了阴影。

第二章

当我们心怀偏见时，无论该偏见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所得出的推论都不具有完全的确定性，哪怕是根据最简单的资料所得出的推论。人们可能会想，经历过我刚才所讲述的那场灾难之后，一定会有效地平息我最初对于大海的热爱。但是恰恰相反，就在我们奇迹般获救之后的一周内，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既强烈又执著的欲望，想要体验一番海员所经历的充满疯狂冒险的生活。一周的时间虽短，却足以使我记忆中的阴影渐渐消散，并使那次极度危险的意外事件显得令人激动，美丽如画。我和奥古斯特的交谈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有意思。他讲述有关大海的故事（现在我怀疑其中一半完全是他编造出来的），总能对我的热情和虽然强烈但又带有一丝沮丧的想象力产生影响。奇怪的是，每当他讲起可怕的苦难和绝望时，我反